

## 二十一世紀的佛教藝術：前景瞻望

印證佛學傑出學術系列講座發軔首講

汪悅進教授 (哈佛大學)

2021年9月22日

印證佛學傑出學術系列講座之發軔首講，於九月二十二日成功舉辦。主辦方將此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首場講座設在劍橋大學，並由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東亞系所承辦。首講的受邀學者為哈佛大學的汪悅進教授，題目為“二十一世紀的佛教藝術：前景瞻望”。汪悅進教授系哈佛大學洛克菲勒亞洲藝術史專席終身教授，並為哈佛大學中國藝術實驗室創始主任。先後在芝加哥大學與哈佛大學任教。2005年，他成為哈佛大學洛克菲勒亞洲藝術史專席終身教授，同年擔任古根海姆研究員，同時也是美國學術團體協會和蓋蒂獎金的獲得者。他是哈佛大學中國藝術實驗室創始主任。他曾經擔任《佛教百科全書》(2004)的藝術史副主編。他在中國藝術史方面的學術成果涉獵廣泛，從古代墓葬藝術直到現當代中國影視藝術。與此同時，他也是華盛頓特區國家美術館高級研究中心的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以及《藝術通報》編委會的成員。

講座主要分作三個部分，先由主講學者進行講演，之後在兩位評議人分別作簡短回應後，開放予現場聽眾提問。當日活動先由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東亞系主任顧若鵬教授 (Barak Kushner) 致歡迎辭，感謝慈濟基金會對系列講座的貢獻。之後則由是次講座的主要負責人，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東亞系高諾佳教授 (Noga Ganany) 再對各協辦單位致謝，並介紹本場主講人。



劍橋大學顧若鵬 (Barak Kushner) 教授 (上左)、劍橋大學高諾佳教授 (Noga Ganany) (上中)、哈佛大學汪悅進教授 (上右)、威尼斯大學的樂羽音教授 (Francesca Tarocco) (下左)、中央美術學院唐暉教授 (下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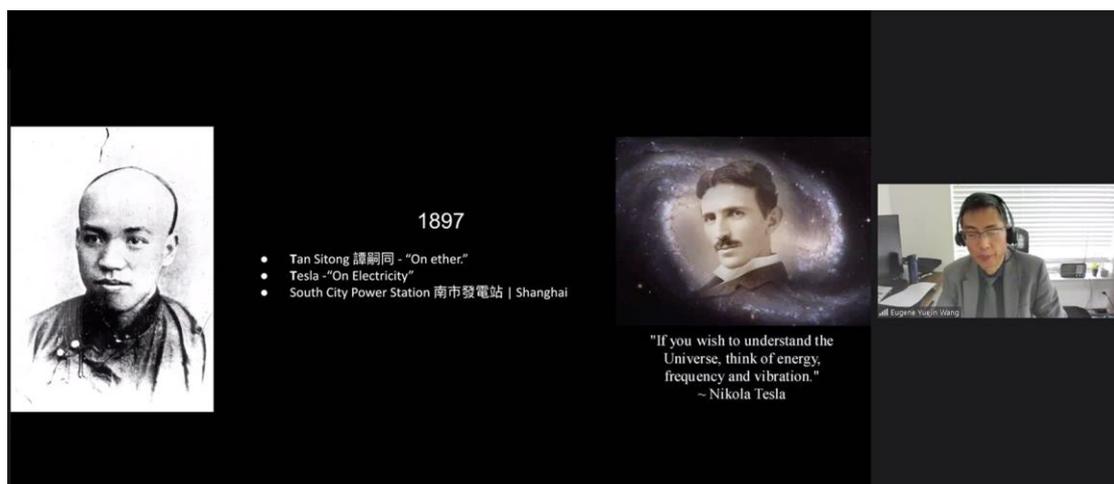
本次講座帶領聽眾跨越古今，去了解中國佛教美術精彩紛呈的圖像志傳統，

並最終聚焦到二十一世紀佛教美術之中，探索其在新時代媒介下可能呈現的形式與內涵。汪教授先行指出自古以來佛教一詞的內涵或定義都是紛雜難辨的，各時期不同的群體皆有著自身對何謂佛教的理解與詮釋。這點一方面讓我們難以明確辨識何謂佛教，可另一方面卻也因其含混性，為佛教美術所能涵蓋的內容，提供了更廣闊的閱讀空間，並就我們如何解讀佛教藝術，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學界開始更多地關注早期佛教，並認為其與當代的時代精神更為貼近。汪教授由此引申出一個疑問：這種觀點是否又可適用於佛教藝術領域呢？通過對這一問題的回應，汪教授從二十世紀部分與佛教相關的藝術形式進行探索，並逐漸過渡到二十一世紀的美術中。

通過展示了部分二十世紀顯著卻又具有爭議的佛教藝術形式後，汪教授指出其背後的一個關鍵點，就是人們逐漸從傳統佛教圖像志的諸種方法中抽離，不再依賴于塑像或畫像的創作來反映佛經教義，而轉以其他更多元的形式進行探索。二十世紀初期的佛教界，見證了兩種新佛教藝術形式的誕生。其一為豐子愷為弘一法師壽辰所發心繪製的《護生畫集》，其中多數的圖以一種卡通的方式，來傳遞珍重生命的佛家內涵。其二為一系列探索女性裸體與佛教內涵的圖像，圖像中的女子多呈坐禪姿勢。兩種形式從不同層面挑戰了傳統佛教藝術的表達與規範，並將新的可能引入到佛教藝術領域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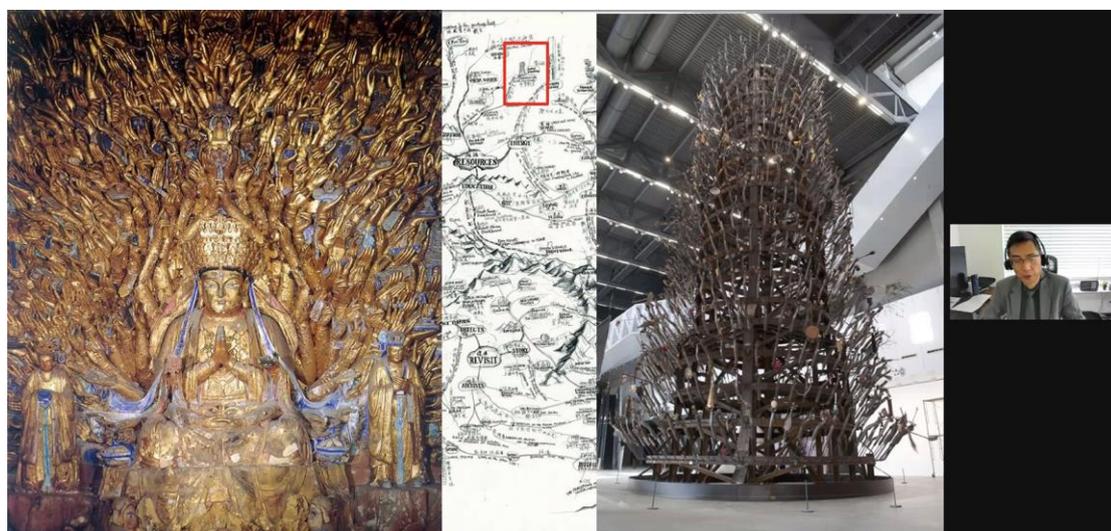
汪教授之後談到在此一時期，另一里程碑式的時刻是對電力的廣泛應用。當中最關鍵的一年為一八九七年，譚嗣同與特斯拉 (Nikola Tesla) 不約而同地發表了他們有關電的著名著作，並同時在其中引用了佛教哲學或印度哲學的觀念。佛教哲學中“空”與“太虛空”的概念，啟發了特斯拉對太空與電力的想象。他認為電作為一種動能，可將全球諸個體連接到一起。譚嗣同對相關概念亦甚是著迷，並基於這些概念進而將電理解為一種媒介，可使諸種存在與個體融而為一。特斯拉與譚嗣同在同一年產生了對電相近的思考與解讀，無疑是極其巧合的，而這皆與他們借鑒了印度佛教哲學密切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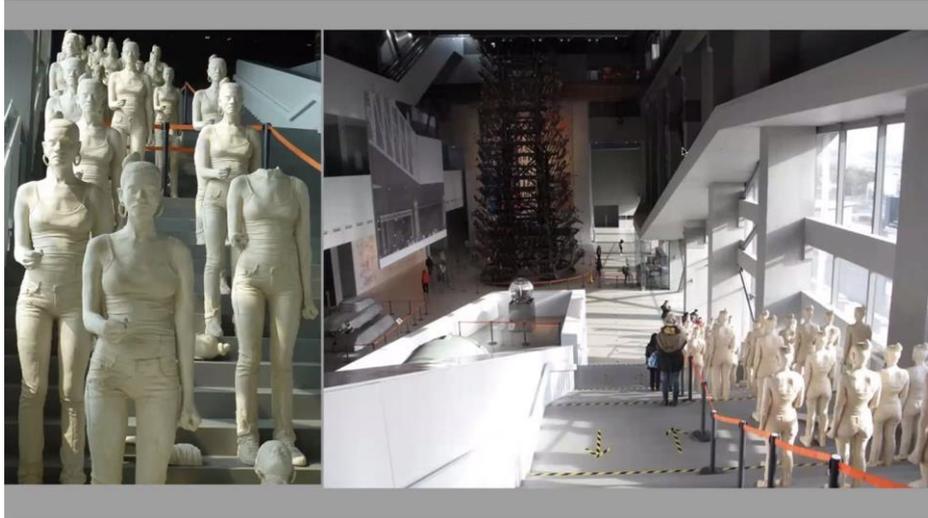
譚嗣同 (左)、特斯拉 (Nikola Tesla) (右)

同在一八九七年，另一重要的事件是南市發電站落成。至此之後，電力就成為了現代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基本元素，電廠也陸續成為了當時城市景觀的組成部分。有趣的是，現在許多當代藝術館的所在地，正是當時建成而後被棄用的電廠舊址。倫敦的泰特美術館 (Tate Modern) 與上海的當代藝術博物館正是最佳例子。而後者的前身，正是上述提到的南市發電站。因此當第九屆上海雙年展以“重新發電” (Reactivation) 為主題時，便特別將展出地址選在了在具有工業與藝術雙重氣息的當代藝術博物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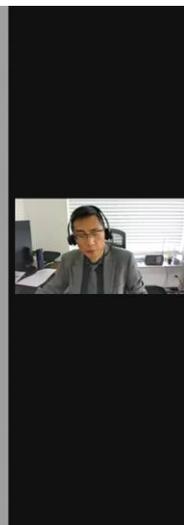
汪教授隨後深入剖析了在該雙年展中“共和/共振”展區的部分作品，並探索其從何種層面可與佛教美術產生聯繫。介紹的第一個作品為藝術家黃永砵的《千手觀音》 (Bodhisattva with Thousand Arms)，其巧妙地將佛教的千手觀音形象與高壓電塔結構進行融合，呈現了一種在後工業時代對千手觀音的塑造。英國藝術家藤原西芒 (Simon Fujiwara) 則以一位曾參與倫敦暴動的少女麗貝卡為原型，塑造了同名的雕塑群像作《麗貝卡》 (Rebekkah)。藤原獲得麗貝卡授權以其軀體進行真人體積的雕塑復刻，建成了一支向著統一性與協調性進發的麗貝卡鬥士大軍。吉莉安·韋英 (Gillian Wearing) 的影像作品《六十分鐘靜默》 (Sixty Minute Silence) 則安排了一眾穿著警察打扮的人在鏡頭面前，維持拍集體照的姿勢六十分鐘，以呈現從原初統一與莊嚴的氛圍中，逐漸瓦解躁動的過程。巴基斯坦藝術家巴尼·阿比迪 (Bani Abidi) 的影像作品《此間距離》 (The Distance From Here) 則記錄了在移民局外，各申請人在規定的黃線等待區中的狀態。無精打采的人們與他們分散的注意力，與地上鮮明劃一的直線形成鮮明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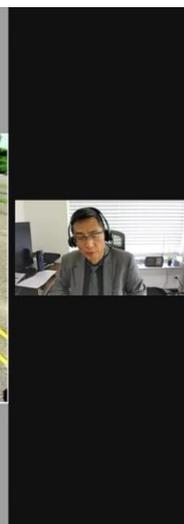
千手觀音像 (左)、裁剪的《藍圖》，邱志傑，2012 年第九屆上海雙年展 (中)、《千手觀音》，黃永砵，2012 年第九屆上海雙年展 (右)



《麗貝卡》 (*Rebekkah*), 藤原西芒, 2012 年第九屆上海雙年展



《六十分鐘靜默》 (*Sixty Minute Silence*), 吉莉安·韋英 (Gillian Wearing), 影片劇照, 1996 年



《此間距離》 (*The Distance From Here*), 阿比迪 (Bani Abidi), 影片劇照, 2010 年。

之後，汪教授亦通過比照同一展區的兩組攝影作品，呈現了藝術品間如何跨越空間的限制進行對話。一組為莊輝與旦兒的系列照片作品，其反映的是玉門——這個曾因石油盛極一時的地區——在石油枯竭後人們進退失據的生活現狀。照片巧妙地捕捉了不同人在同樣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中如何彷徨地前進與探索。蘇菲·卡爾 (Sophie Calle) 的攝影作品《觀海》(*Voir la mer*)，其記錄了一眾盲人被引導到海邊並首次“凝視”大海的情緒狀態。兩套作品在創作理念上並無顯著關聯，卻經策展人安排了到同一展區而產生了一種思想性上的共振。在一定層面，兩個作品均傳遞了一種人類深沉情感層面的探索——如同海德格爾所謂的“仿若被拋到這個世界中，被遺棄，自生自滅”。



Photos from the Yumen 玉門 Photo Studio by Zhuang Hui 莊輝 and Dan Er 旦兒.

《玉門》，莊輝、旦兒，彩色照片，2009年（左、中）、2012年第九屆上海雙年展（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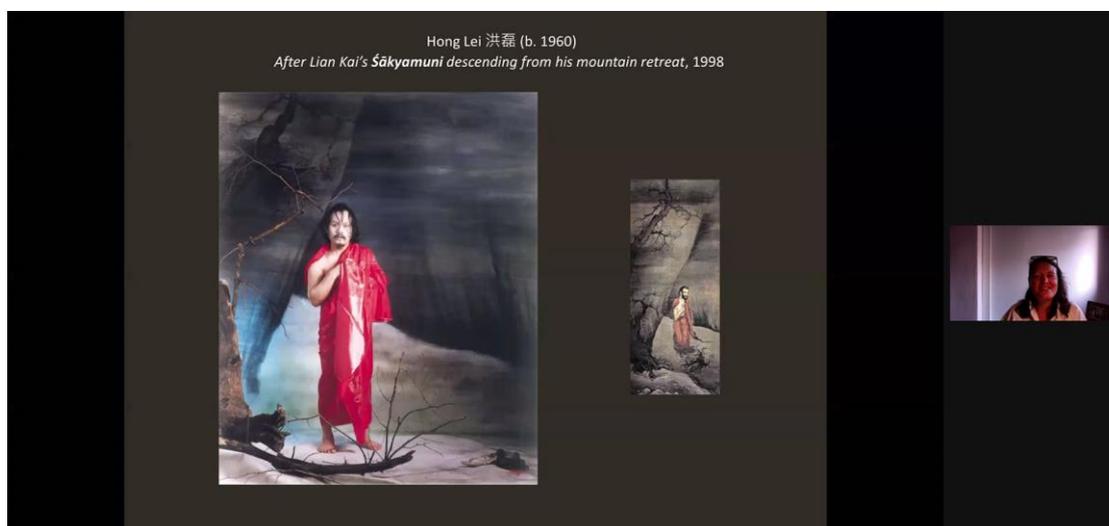


Sophie Calle, *Voir la mer*, 2011

《觀海》(*Voir la mer*)，蘇菲·卡爾 (Sophie Calle)，有聲彩色數字電影以及帶框彩色照片，2012年第九屆上海雙年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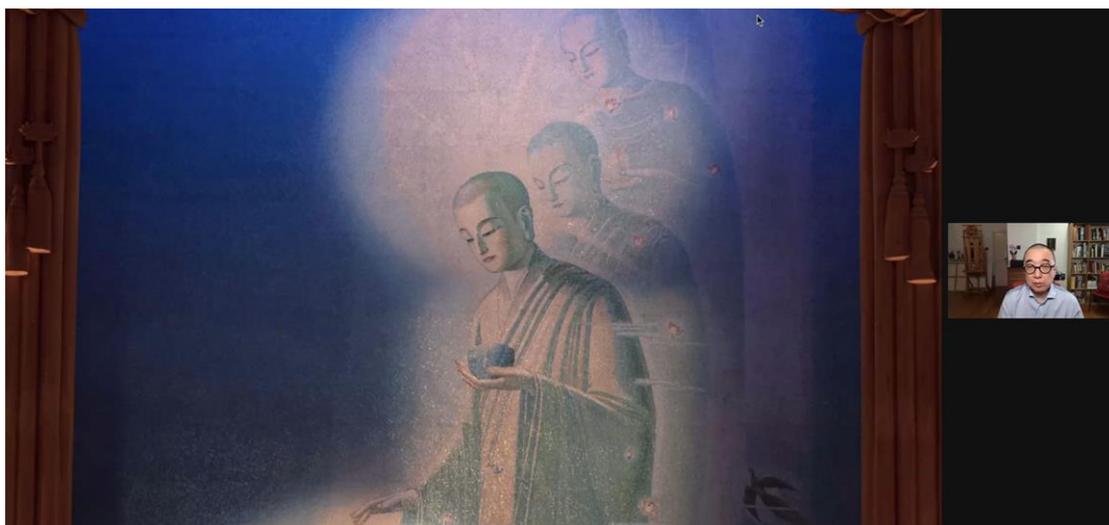
講座的最後，汪教授再次強調上述在上海雙年展中展出的作品，正為我們去理解與瞻望二十一世紀新的佛教藝術形式與發展方向，提供了可循的線索。二十一世紀的佛教藝術不再依賴于塑像或繪畫等傳統圖像志媒介，而通過其他諸如生態或自然等元素媒介出發，並利用多感官的科技，構成新的表達模式。

講座之後，兩位評議人先後作評。威尼斯大學的樂羽音 (Francesca Tarocco) 教授同樣思索了佛教在十九世紀東西方之間所扮演的角色，並通過照片這一媒介進行反思。照片之所以會被佛教群體所接受，可能正與其獨特的本質有關：不同於畫像或塑像等，照片將所謂現實與象徵之間的二元對立打破，使原件與仿品之間合而為一。之後樂教授提出了兩個可繼續探索的方向，分別是創作者與完成品之間的關係，以及從美學與倫理等層面，去思考佛教形象的物質性對我們在這個城市化飛速發展的世界中建立獨立人格，產生怎樣的影響。



《仿梁楷釋迦出山圖》，洪磊，彩色照片，1998年（左）、《出山釋迦圖》，梁楷，絹本，立軸，南宋（右）

中央美術學院的唐暉教授則通過其作為美術學者與佛教藝術創作者的身份入手。通過仔細分析其為慈濟靜思堂製作的壁畫《宇宙大覺者》，談及了在創作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困難，以及他如何以嶄新且非典型性的素材來反映傳統佛教觀念。



《宇宙大覺者》，唐暉，馬賽克壁畫，2000年

隨後的問答環節就幾個議題引發了熱烈的討論，當中包括當代佛教的興起與西方之間的關係；受到佛教洞窟藝術啟發的西方藝術家；圖像的流通網絡與電子線路之間的象征化關聯；達爾文主義視野下西方對佛教的接納；以及最後在後人類時代人們通過佛教與科技兩個角度理解主體意識的可能等。

黃君博  
劍橋大學

## 二十一世纪的佛教艺术：前景瞻望

印证佛学杰出学术系列讲座发轫首讲

汪悦进教授 (哈佛大学)

2021年9月22日

印证佛学杰出学术系列讲座的发轫首讲，于九月二十二日成功举办。主办方将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场讲座设在剑桥大学，并由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东亚系所承办。首讲的受邀学者为哈佛大学的汪悦进教授，题目为“二十一世纪的佛教艺术：前景瞻望”。汪悦进教授系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史专席终身教授，并为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创始主任。先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任教。2005年，他成为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史专席终身教授，同年担任古根海姆研究员，同时也是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盖蒂奖金的获得者。他是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创始主任。他曾经担任《佛教百科全书》(2004)的艺术史副主编。他在中国艺术史方面的学术成果涉猎广泛，从古代墓葬艺术直到现当代中国影视艺术。与此同时，他也是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高级研究中心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以及《艺术通报》编委会的成员。

讲座主要分作三个部分，先由主讲学者进行讲演，之后在两位评议人分别作简短回应后，开放予现场听众提问。当日活动先由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东亚系主任顾若鹏教授 (Barak Kushner) 致欢迎辞，感谢慈济基金会为系列讲座的贡献。之后则由是次讲座的主要负责人，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东亚系高诺佳教授 (Noga Ganany) 再对各协办单位致谢，并介绍本场主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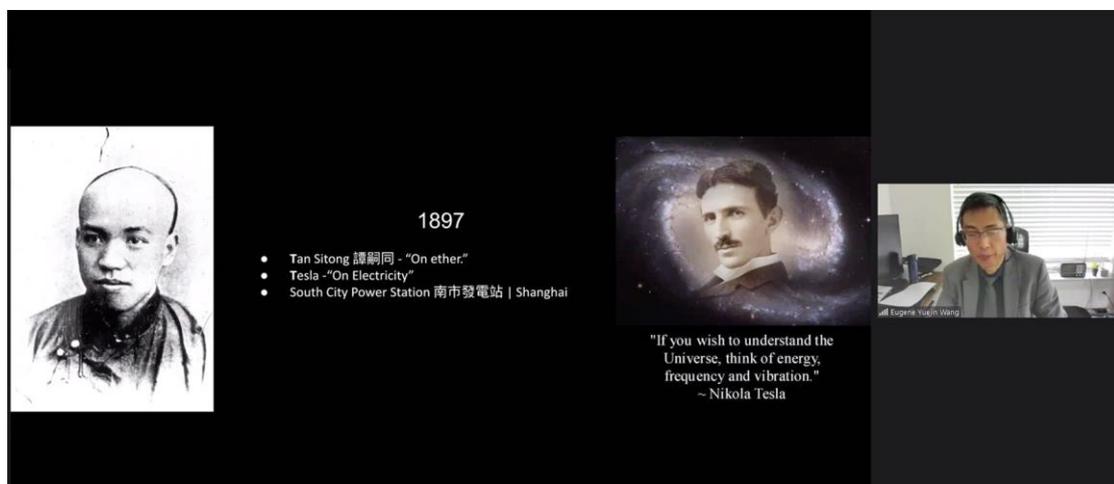
剑桥大学顾若鹏 (Barak Kushner) 教授 (上左)、剑桥大学高诺佳教授 (Noga Ganany) (上中)、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 (上右)、威尼斯大学的乐羽音教授 (Francesca Tarocco) (下左)、中央美术学院唐晖教授 (下右)

本次讲座带领听众跨越古今，去了解中国佛教美术精彩纷呈的图像志传统，并最终聚焦到二十一世纪佛教美术之中，探索其在新时代媒介下可能呈现的形式与内涵。汪教授先行指出自古以来佛教一词的内涵或定义都是纷杂难辨的，各时期不同的群体皆有着自身对何谓佛教的理解与诠释。这点一方面让我们难以明确辨识何谓佛教，可另一方面却也因其含混性，为佛教美术所能涵盖的内容，提供了更广阔的阅读空间，并就我们如何解读佛教艺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学界开始更多地关注早期佛教，并认为其与当代的时代精神更为贴近。汪教授由此引申出一个疑问：这种观点是否又可适用于佛教艺术领域呢？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汪教授从二十世纪部分与佛教相关的艺术形式进行探索，并逐渐过渡到二十一世纪的美术中。

通过展示了部分二十世纪显著却又具有争议的佛教艺术形式后，汪教授指出其背后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人们逐渐从传统佛教图像志的诸种方法中抽离，不再依赖于塑像或画像的创作来反映佛经教义，而转以其他更多元的形式进行探索。二十世纪初期的佛教界，见证了两种新佛教艺术形式的诞生。其一为丰子恺为弘一法师寿辰所发心绘制的《护生画集》，其中多数的图以一种卡通的方式，来传递珍重生命的佛家内涵。其二为一系列探索女性裸体与佛教内涵的图像，图像中的女子多呈坐禅姿势。两种形式从不同层面挑战了传统佛教艺术的表达与规范，并将新的可能引入到佛教艺术领域之中。

汪教授之后谈到在此一时期，另一里程碑式的时刻是对电力的广泛应用。当中最关键的一年为一八九七年，谭嗣同与特斯拉 (Nikola Tesla) 不约而同地发表了他们有关电的著名著作，并同时在其中引用了佛教哲学或印度哲学的观念。佛教哲学中“空”与“太虚空”的概念，启发了特斯拉对太空与电力的想象。他认为电作为一种动能，可将全球诸个体连接到一起。谭嗣同对相关概念亦是着迷，并基于这些概念进而将电理解为一种媒介，可使诸种存在与个体融而为一。特斯拉与谭嗣同在同一年产生了对电相近的思考与解读，无疑是极其巧合的，而这皆与他们借鉴了印度佛教哲学密切相关。



1897

- Tan Sitong 譚嗣同 - "On ether"
- Tesla - "On Electricity"
- South City Power Station 南市發電站 | Shanghai

"If you wish to understand the Universe, think of energy, frequency and vibration."  
~ Nikola Tesla

Eugene Yuen Wang

谭嗣同 (左)、特斯拉 (Nikola Tesla) (右)

同在一八九七年，另一重要的事件是南市发电站落成。至此之后，电力就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基本元素，电厂也陆续成为了当时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有趣的是，现在许多当代艺术馆的所在地，正是当时建成而后被弃用的电厂旧址。伦敦的泰特美术馆 (Tate Modern) 与上海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正是最佳例子。而后者的前身，正是上述提到的南市发电站。因此当第九届上海双年展以“重新发电”(Reactivation) 为主题时，便特别将展出地址选在了在具有工业与艺术双重气息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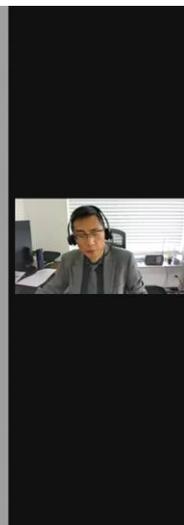
汪教授随后深入剖析了在该双年展中“共和/共振”展区的部分作品，并探索其从何种层面可与佛教美术产生联系。介绍的第一个作品为艺术家黄永砵的《千手观音》(Bodhisattva with Thousand Arms)，其巧妙地将佛教的千手观音形象与高压电塔结构进行融合，呈现了一种在后工业时代对千手观音的塑造。英国艺术家藤原西芒 (Simon Fujiwara) 则以一位曾参与伦敦暴动的少女丽贝卡为原型，塑造了同名的雕塑群像作《丽贝卡》(Rebekkah)。藤原获得丽贝卡授权以其躯体进行真人体积的雕塑复刻，建成了一支向着统一性与协调性进发的丽贝卡斗士大军。吉莉安·韦英 (Gillian Wearing) 的影像作品《六十分钟静默》(Sixty Minute Silence) 则安排了一众穿着警察打扮的人在镜头面前，维持拍集体照的姿势六十分钟，以呈现从原初统一与庄严的氛围中，逐渐瓦解躁动的过程。巴基斯坦艺术家巴尼·阿比迪 (Bani Abidi) 的影像作品《此间距离》(The Distance From Here) 则记录了在移民局外，各申请人在规定的黄线等待区中的状态。无精打采的人们与他们分散的注意力，与地上鲜明划一的直线形成鲜明对比。



千手观音像 (左)、裁剪的《蓝图》，邱志杰，2012 年第九届上海双年展 (中)、《千手观音》，黄永砵，2012 年第九届上海双年展 (右)



《丽贝卡》(Rebekkah), 藤原西芒, 2012 年第九届上海双年展



Gillian Wearing, *Sixty-Minute Silence*

《六十分钟静默》(Sixty Minute Silence), 吉莉安·韦英 (Gillian Wearing), 影片剧照, 1996 年



Bani Abidi, *The Distance from Here* (2010)

《此间距离》(The Distance From Here), 阿比迪 (Bani Abidi), 影片剧照, 2010 年

之后，汪教授亦通过比照同一展区的两组摄影作品，呈现了艺术品间如何跨越空间的限制进行对话。一组为庄辉与旦儿的系列照片作品，其反映的是玉门——这个曾因石油盛极一时的地区——在石油枯竭后人们进退失据的生活现状。照片巧妙地捕捉了不同人在同样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如何彷徨地前进与探索。苏菲·卡尔 (Sophie Calle) 的摄影作品《观海》(Voir la mer)，其记录了一众盲人被引导到海边并首次“凝视”大海的情绪状态。两套作品在创作理念上并无显著关联，却经策展人安排了到同一展区而产生了一种思想性上的共振。在一定层面，两个作品均传递了一种人类深沉情感层面的探索——如同海德格尔所谓的“仿若被抛到这个世界中，被遗弃，自生自灭”。



《玉门》，庄辉、旦儿，彩色照片，2009年（左、中）、2012年第九届上海双年展（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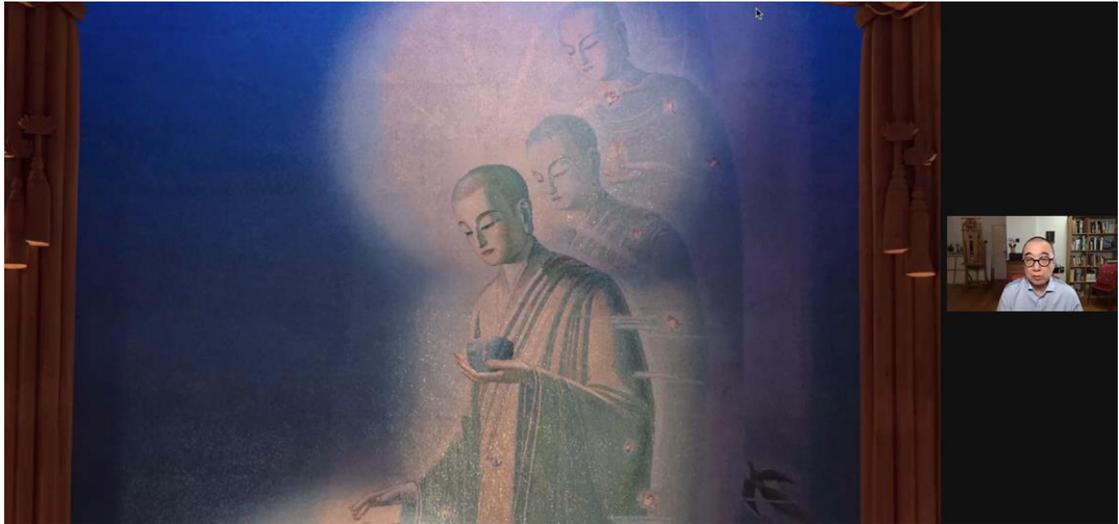
《观海》(Voir la mer)，苏菲·卡尔 (Sophie Calle)，有声彩色数字电影以及带框彩色照片，2012年第九届上海双年展

讲座的最后，汪教授再次强调上述在上海双年展中展出的作品，正为我们去理解与瞻望二十一世纪新的佛教艺术形式与发展方向，提供了可循的线索。二十一世纪的佛教艺术不再依赖于塑像或绘画等传统图像志媒介，而通过其他诸如生态或自然等元素媒介出发，并利用多感官的科技，构成新的表达模式。讲座之后，两位评议人先后作评。威尼斯大学的乐羽音 (Francesca Tarocco) 教授同样思索了佛教在十九世纪东西方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并通过照片这一媒介进行反思。照片之所以会被佛教群体所接受，可能正与其独特的本质有关：不同于画像或塑像等，照片将所谓现实与象征之间的二元对立打破，使原件与仿品之间合而为一。之后乐教授提出了两个可继续探索的方向，分别是创作者与完成品之间的关系，以及从美学与伦理等层面，去思考佛教形象的物质性对我们在这个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世界中建立独立人格，产生怎样的影响。



《仿梁楷释迦出山图》，洪磊，彩色照片，1998年（左）、《出山释迦图》，梁楷，绢本，立轴，南宋（右）

中央美术学院的唐晖教授则通过其作为美术学者与佛教艺术创作者的身份入手。通过仔细分析其为慈济静思堂制作的壁画《宇宙大觉者》，谈及了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困难，以及他如何以崭新且非典型性的素材来反映传统佛教观念。



《宇宙大觉者》，唐晖，马赛克壁画，2000年

随后的问答环节就几个议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当中包括当代佛教的兴起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受到佛教洞窟艺术启发的西方艺术家；图像的流通网络与电子线路之间的象征化关联；达尔文主义视野下西方对佛教的接纳；以及最后在后人类时代人们通过佛教与科技两个角度理解主体意识的可能等。

黄君博  
剑桥大学